

■ 贡布罗维奇作品系列

横渡大西洋

[波兰]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杨德友 译



Trans-Atlantyk

Witold Gombrowicz

■ 贡布罗维奇作品系列

横渡大西洋

[波兰]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杨德友 译

Trans-Atlantyk

Witold Gombrowicz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渡大西洋/(波)贡布罗维奇著;杨德友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4900-1

I. ①横… II. ①贡…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波兰-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0983 号

Witold Gombrowicz

TRANS-ATLANTYK

Copyright © Rita Gombrowicz & Institut Littéraire 199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夏 宁

选题策划:何家炜 仲召明

封面设计:董红红

横渡大西洋

[波]贡布罗维奇 著

杨德友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12,00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00-1/I·3835 定价:25.00 元

作者前言

看来,我可以不必再担心愤怒的咆哮了——《横渡大西洋》和读者的冲突发生在几年前,在波兰侨民界,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到了防止其他不安全状况出现的时候,亦即,要让对这部作品的阅读不至于太狭隘和肤浅。

今天,在这部作品波兰国内版出版的前夕,我必须要求实现对本书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解读。我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民族,而我们的心态,无论是在海外侨民当中,还是在国内,在这一点上,都还不够充分自由,还依然是扭曲的,甚至是受到操纵的……简直可以说,我们还不善于阅读关于这一论题的著作。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这种波兰情结还是太强烈,我们依然受到传统的拖累。有些人(我就在其中)几乎惧怕“祖国”这个词,似乎这个词语让他们的发展延误了三十年。这个词把另外一些人立即送上了我们文学中给人布置任务的刻板模式的道路。我这样说是否有

夸张之嫌呢？但是，邮局不断给我送来国内关于《横渡大西洋》的各种报道，甚至有评论说，这是“沙文主义辞令的杂文”，或者“对战前波兰的讽喻”……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关于萨纳齐^①的杂文。我也许能够享有的最高评价，是把这一作品视为“对民族良知的清算”，以及“对于我们民族缺点的评判”。

但是，既然我还有其他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关注，为什么还要和已经死亡的、战前的波兰，或者和以往那种风格张扬的爱国主义搏斗呢？我是不是在那些已经过时的琐碎小事上浪费了时间呢？我属于那种如果放枪，也只对着庞大动物瞄准的有抱负的猎人。

我不否认《横渡大西洋》是一部讽刺作品。而且，甚至也是十足的清算……显然，不是清算某一个特别的波兰，而是清算历史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造成的波兰（亦即羸弱的波兰）。我同意，这本书是一艘私掠船，走私很多炸药，准备炸毁我们迄今为止的民族情感。而且，在小说里面，甚至隐藏了针对这一情感的明确原则：战胜波兰民族性。要松动我们对波兰的忠诚态度！即使摆脱一点也是好的！从下跪的姿势站立

① 皮乌苏茨基一九二八年以后的继承者们。——译注

起来！展现这第二种情感脉络，令其合法化，这一脉络令个人面对民族而自卫，正如面对每一种集体强力而自卫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获得自由，脱离波兰传统，而且，身为波兰人却争取成为比波兰人身份具有更深广、更高一级意义的人！这就是《横渡大西洋》在思想方面的私货。进一步说，这本书还涉及重审我们与民族的关系——这是彻底的重审，这样的重审也许能够完全改变我们的自我感觉，释放出最终能够服务于我们民族的力量。请注意，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审，这是我愿意向其他民族的人提出的重审，因为小说探讨的不是波兰人与波兰的关系，而是个人与民族的关系。最后，这还是和全部现代问题都有紧密联系的重审，因为我关注（我一向就在关注）个人生活的强调和丰富，要使得个人的生活对于压抑成性的大众势力具有更大的抵御力量。《横渡大西洋》就是以这样的思想基调写成的。

我在《日记》中数次论述过这些思想；《日记》最初在巴黎《文化》杂志上发表。现在，《日记》已经在巴黎出版单行本。一九五七年三月号《文化》刊印的日记片段没有收入这一卷《日记》，那一片断是对于我异端邪说的注释。

然而，上述思想就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吗？从总体上来说，

艺术就是对主题的解说吗？这些问题大概问得恰逢其时，因为我担心，国内的批评界还没有完全摆脱社会主义对于“主题艺术”的狂热。不是这样，除了所叙述的故事，《横渡大西洋》没有什么主题。这只是一部小说，只是一个得到述说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也许值得注意，因为它显得滑稽、色彩斑驳，有揭示性质，有启发性——这是某种具有光泽、闪亮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有多重的意义。你们所看到的内容：讽刺、批评、论述、娱乐、荒诞、戏剧，这本书里都有一点——而不单是其中之一，因为它不仅仅是我、我的“震荡”、我的宣泄、我的存在。

这是不是关于波兰的书呢？但是，我只写我自己，从来就没有写过关于其他事物的一个字——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写波兰。一九三九年，我定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远离波兰，脱离了我以往的生活，处于非常困苦的境地。过去被完全摧毁。现实有如黑夜。未来还不能看清。什么也不能倚凭。在无时不在的变迁的打击之下，秩序正在破裂、崩溃……过去的一切都只是软弱无能，正在到来的新的一切，都是暴力。在无政府主义造成的无路可走的局面下，在被赶下神坛的众神当中，我只能依靠自己。你们希望我在这样的时刻有什么样的

感觉呢？放弃对未来的期望吗？……投身于未来吗？……是的……但是，我已经不想以自己的本质来投身于任何事物，任何即将来临的秩序——我想要比秩序和约定俗成更高级、更丰富。《横渡大西洋》里的嬉笑正是来源于此。我的遭遇多少也是这样，并且从这一遭遇中产生了这部怪异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揪扯的作品。

为了周到一些，还要补充一点，虽然这样的补充可能多余：《横渡大西洋》是幻想的故事。一切都是设想出来的，和真实的阿根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真实的波兰侨民界只有十分松散的关系。我的“逃兵行为”在现实中体现得也很不一样（我请检查官大人去看我的日记）。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一九五七年

我感觉我必须向家人、亲戚和朋友叙述我在阿根廷首都这已经延续了十年的经历起初的情况。我不邀请任何一个人来品尝我这些古老的面条(也许还有萝卜),因为在我的锡制盘子里,这些面条又细又糟,而且,飘在我的罪恶、我的耻辱上面,令人羞愧。还有我这些厚重的麦片粥,掺上了黑色的稀饭,唉,最好不要送到嘴里,以免受到永恒的诅咒。在我没有尽头的人生道路上,我的耻辱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我乘坐“勇士”号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格登尼亚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客轮十分豪华……我甚至不愿意登陆,因为在二十天的旅程中,人一直处在蓝天和水波之间,一无所思,沐浴在空气中,在波浪间颠簸,迎接阵风的吹拂。切斯瓦夫·斯特拉谢维奇和我在一起,和我共用一个舱房;因为我们两个人是文学家,上帝保佑,虽然

羽翼未丰，我们却应邀参加新客轮的首航；除了他之外，船上还有伦别林斯基议员，马祖尔凯维奇公使和其他许多人，我都得以结识。还有两位美丽的女士，身材姣好，在闲暇时刻，我跟她们搭讪，献殷勤，引得她们扭过头来。除此之外，我再重复一句，就是蓝天和海水之间静静的……

船靠岸的时候，我和切斯瓦夫先生、伦别林斯基一起进城，但完全像是进了死胡同一样摸黑乱窜，因为谁也没有来过这儿。在我们经历了清洁而有咸味、串珠般海浪中的宁静之后，这儿的嘈杂、尘埃和灰白色的土地令人感到不快。不过，我们经过了有英国人建造的高塔的莱迪罗广场之后，便大踏步拐进佛罗里达街，那儿有奢华的商店，罕见的物品，商品十分丰富，有贵人专用的鲜花，有大开本杂志，还有糖果糕点店。伦别林斯基议员在那儿观看手提包，我看见了一张海报，上面印了“大篷车”这样的一个词；在这晴朗而嘈杂的一天，在我和切斯瓦夫先生单独散步的时候，我问他：“嗯……您，切斯瓦夫先生，您看见那些大篷车了吗？”

但是我们必须尽快回到船上，因为船长普莱泽苏夫要招待此地波兰人社区派来的人。来了一大堆的主席啊、代表的，我很快就结下了仇敌，因为在这么多新的生脸当中，就像和在

森林里一样，我迷失在等级和头衔之中，把人、事和物品都弄混了；刚喝了点酒，又不喝了，到处转悠，像摸黑在野地里走似的。科修比茨基·费利克斯阁下，我国派到该国的公使，赏光莅临聚会。他手里拿着酒杯，站在那儿长达两个小时，会见宾客，以他的身份，时而给某一个人、时而给另外一个人带来荣幸。在声明和言谈的浊流中，在毫无生气的灯光中，我似乎是通过望远镜观看一切，我在所到之处目睹了生疏、新奇和困惑，我被虚荣和灰色调包围，心里呼唤着我的家园、友人和同伴。

这也就罢了。但是，还有不好的事呢。因为，先生，您瞧啊，那边乱哄哄的，虽然空荡荡的像夜晚的荒野，但在森林和谷仓后面，出现了惊慌和上帝的惩罚，似乎要出事了；但是每个人都认为，很快就都会过去的，大块乌云里落下小雨，就像一个婆娘，撒泼、吼叫、呻吟，挺着大肚子，黑色又丑陋的大肚子，好像要生一个魔鬼似的，其实只不过是闹了一阵肚子疼；所以用不着害怕。可是，的确是不好的事，不好的事，咳，不好啊。在战争爆发前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切斯瓦夫先生、伦别林斯基议员以及马祖尔凯维奇公使一起参加过多次招待会；科修比茨基阁下和领事、还有一个什么侯爵夫人在阿尔韦

亚尔旅馆举办的；只有上帝知道都有什么人参加，所为何事，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但是我们离开招待会的时候，街上传来报童震耳的尖叫声：《波兰社区报》，《波兰社区报》。只有到这个时刻，我们才会觉得无比的难受和悲哀，每个人都垂下耳朵，似乎感受到了痛苦而缓行，因为充满了焦虑，又因为肚子里撑满美味食品。这个时候，切斯瓦夫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进了我们的舱房（因为我们仍旧住在船上）：“战争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会爆发的，没有办法！所以船长已经下令，明天抛锚起航，我们的船即使已经回不了波兰，也要到达英国或者苏格兰的什么地方。”他说完这句话，我们大家都泪流满面，相互拥抱，立即下跪，请求上帝护佑，准备为上帝献身。下跪以后，我对切斯瓦夫说：“你们和上帝一起航行，一起航行吧！”

切斯瓦夫对我说：“怎么回事，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我回答（我故意跪着，不站起来）：“你们航行，航行，顺利到达目的地。”他说：“你说的什么话？你不走了吗？”我回答：“我想坐船返回波兰，可是为什么要去英国？我为什么要去英国，或者苏格兰呢？我要留在这儿。”我这样嘟嘟囔囔地对他说（因为我不能说出全部实情），他瞪眼瞅着我，瞅着我。他变得悲哀，回答我说：“你想留在这儿吗？但是你要到我们的公使馆去，

向他们报到，不要让他们宣布你是逃兵，或者更糟的身份。到公使馆去，你去不去呀？”我回答：“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当然会去公使馆，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不要为我担心。但是你最好不要告诉别人，也许我还会改变主意，跟你们一起走的。”到这个时候我才站了起来，因为最坏的情况过去了，善良的切斯瓦夫现在感到悲哀，他依然贡献出了诚挚的友谊（虽然我和他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秘密）。

我不能把全部实情告诉这位同胞，也不能告诉其他同胞和亲友……因为这个实情，我可能会遭受火刑，或者遭受五马裂身分尸，或者被乱棍打死，名声和信誉扫地。我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如果住在船上，我就没有办法秘密离开这艘轮船。因此，面对众人，我必须保持最高的警惕，在所有日常生活的杂乱匆忙中，在心脏的跳动中，在热情呼吼和唱歌的时候，在恐惧和忧虑的静静叹息中，我也必须跟随他人或呼喊或唱歌，或奔跑或叹气……但是，在他们解开缆绳的时候，在轮船挤满乘客的时候，船上黑压压站满了同胞的时候，船就要扬帆起航的时候，我和身后为我提着两只箱子的帮工沿着舷梯登上陆地，开始潜行。我完全不看周围的情况。我远远地走开，不知道身后出了什么事。但是我已经走上林荫碎石路，已经足够远

了。我走到足够远的地方，才转身眺望，那艘轮船已经离岸，横卧在海面上，沉重而敦实。

这时候我倒想屈膝下跪！但是我没有跪下来，我想暗暗地咒骂，狠狠地诅咒，但是实际上不过是在心里发狠罢了：“你们航行吧，同胞们，航行吧，回到自己的民族那儿去吧！航行回到你们大概受到了诅咒的神圣民族那儿去吧！回到那个神圣的黑暗魔鬼那儿去吧，这个魔鬼喘息了几百年，却还是不能咽气啊！航行回到你们那个神圣的怪胎那里，它受到整个大自然的诅咒，还依然在出生，却依然还没有生出来！你们航行吧，航行吧，让它既不允许你们活下去，又不允许你们咽气，而是把你们永远悬挂在生与死之间。你们航行吧，回到你们那个神圣的鼻涕虫那儿去，让它给你们全身涂上鼻涕！”轮船倾斜着转弯，出航，于是我又说：“航行吧，回到疯子那儿去，回到你们神圣的狂人那儿去，啊，那个受诅咒的狂人，让他用脚又踢又踹，疯狂折磨你们，给你们用刑，用血淹没你们，用它的呼叫、长嚎呼叫你们，用痛苦惩罚你们，惩罚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惩罚到死，在他自己的垂死之中垂死，在他自己的疯狂之中让你们疯狂，三倍的疯狂！”我怀着这样的诅咒背对轮船，向城市走去。

*

我总共只有九十六美元，大概够我按最低水平生活两个月，所以我必须绞尽脑汁图谋生计。我想直接去找切奇绍夫斯基先生，我认识他已有很多年。他母亲在守寡之后住在凯尔采附近的克什夫尼茨基家里，距离我表哥什穆斯基家只有两里地远，我常常和表哥表嫂一起去那里做客，不过主要是为了打野鸭。这位切奇绍夫斯基来到这儿已经好几年，可以为我出主意，给我帮助。我带着行李来到他家，幸运的是，他在家，得以会见。他大概是我活了半辈子遇见的最奇特的人了：消瘦、矮小，因为童年时候患病，皮肤十分苍白；虽然礼貌周全、和蔼可亲，但是像田垄里的兔子一样，警惕地竖着耳朵，捕捉风声，时而急急尖叫，时而安静异常。一看见我，他就高呼：“哎哟，我看见谁啦？”他又拥抱我，又让座，又摆好椅子，细心问我，他能为我做什么。

我真实的原因有沉重的褻渎意味，可不能够告诉他，因为，虽然他是同胞，但也可能去告发我。于是我只好含糊糊地说，离开了国家，十分痛苦，十分惋惜，不得不决定留在这

儿,因为不愿意漂洋过海到英国或者苏格兰去流浪。他回应的时候和我一样小心谨慎:只要我们的母亲需要,儿子真诚的心一定会像鸟儿一样飞到她怀抱里去的。但是,他又说:“很难出主意,我理解你的痛苦,但是大海大洋可不是能够一下子跳过去的,所以我既同意你的决定,也不同意,你留在这儿,做得对,虽然也可能不对。”他一面说话,一面转动大拇指手指头,转来、转去,我心想:“你转大拇指,那我也转大拇指,”于是我也扭转起来,同时问他:

“您是这样看的吗?”

“我还不至于发疯,在今天就有什么看法,或者没有什么看法。但是你既然留在这儿了,就立刻到使馆去吧,或者不去;去报到,或者不去报到,因为不管你报到或者不报到,你都可能会遇到大麻烦,或者遇不到大麻烦。”

“您这样看吗?”

“我这样看,或者不这样看。您做您认为正确的事(他两个大拇指转了一圈),或者认为不正确的事(又转了一圈),因为您一心想着(又转了一圈),也许会遇到麻烦,也许遇不到麻烦(又转了一圈)。”

接着,我也对他转大拇指,说:“这就是您的忠告吗?”于

是，他又转动大拇指，一转再转，最后突然冲我喊道：“你这个可怜的人，你最好去死、消失，轻点，嘘——也别去找他们，因为一旦他们黏上你，就不会让你甩掉的！你听我的忠告吧，宁可跟陌生人、外国人混在一块儿，在外国人中间消失、分解，上帝保佑你，也别去沾公使馆，也要避开同胞，因为他们恶劣、不好，让上帝惩罚他们吧，他们只想着咬你，说咬就咬！”我回应说：“您这样看吗？”他立即喊起来：“让上帝禁止你躲避公使馆和这儿的同胞，因为如果你躲避他们，他们就要咬你，把你撕碎！”说着，他转动大拇指，转呀转的，我也转起来，转呀转的，转得头都晕了，但是还是得采取行动，因为囊空如洗，所以我想出这样的话来：“不知道能不能找个工作，先度过这三五个月……在哪儿能找点活干呢？”他拥抱我一下：“你别怕，咱们会有主意的，我把你引荐给同胞，他们会帮助你的，或者不会帮助你！这个地方，不缺有钱的波兰商人、工业家、金融家，我有办法举荐你，举荐……或者不举荐……”他又扭动大拇指。

要主意就有主意，他说：“那么，这儿有三个人，合伙开了一个公司，从事养马业，也包括养狗业，他们也许会帮助你，或者不帮助，也许会雇用你当办事员或者助手，月薪一百或者一